



# 冬日的田野

□董信义

空旷是一种舒展的自如。远山有薄雾缭绕,也许是山的释怀。不为遮蔽,只因高远而不可及所产生的心绪。

有鸟在枝头鸣叫,寻求同伴。声音有呼唤也有哀鸣。冬日的天空总是雾蒙蒙的,鸟看不到远方,也看不到飞翔的同伴。孤独与寂寥在鸟的叫声中格外清晰,似乎没有遮掩,跳跃性地在田野奔走。我就是在这个时候,走向冬日的田野。

田野是渭北的田野,有起伏的山峦,有一览无遗的麦田,亦有直入云端的白杨树,也有挂满枝头的柿子树,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自然,似乎母土就有这种力量或者蕴藏的能量,使归来者漫步田野,心胸豁然开朗。

我走进一片空旷的小树林,树是槐

花也罢,他们知道自己是生长在大地上,如果没有大地,他们就无法存在。怀春和感恩,那是必然的。

我走向一处高坡,看见几孔残败的窑洞,在冷清的风中,脱落着往日的颜色,门窗也已经被拆掉,窑洞里欢快的笑声已成往事。随之而来的是小镇上悬挂的灯笼,门上张贴的春联,屋子里老人喝茶时回旋的秦腔小调。我走进窑洞,一架老犁铧还挂在窑洞的墙上,一副牛拉车的套轡还摆在窑洞的墙角,院墙上的柿子树光秃秃地挂着几颗红透的柿子,像太阳的图腾给人温暖。我在想,人老几辈子住过的窑洞,有多少故事在这里发生,又有多少人事在这里纠葛,死亡与活着,逝去与存在,随着一阵风,都消失得无踪无影了。人不会仅仅沉溺在过往中,更多的是向前看。只要向前看,曾经的窑洞就是一幅画,折叠在时间的某一个阶段,想找,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生命的奇迹在于创造,在于更新。如果冬日的田野带给我们的仅仅是空旷和舒朗,那人在这空旷和舒朗中是否有一种危机感。我们不

能走丢自己,只有意识到冬在孕育春,那田野的气象就弥足珍贵。要不那灿烂的小花,何以如此叫人迷恋。更不用说田野上蓬蓬勃勃的树木,在风中是如何抖擞,如何气象万千了。

这一切,让我们去田野的麦地看看。那些出土的麦苗,青油油、翠绿绿,冒出泥土,迎着旭日,在父老乡亲的笑声中,舒展着冬日的诗意。一把种子、一滴汗水、一个眼神,把生命的浪漫和奇诡演绎得如此令人回味无穷。梦想是有的,就在我们和土地对话中开始飞翔。天空有多高,梦想就能飞多远。可无论怎么飞,那条牵着梦的红绳子,依然在父老乡亲的手里,叫梦回归,梦就能回归。回归时,火花满树,银光灼灼。那是一场生命与未来握手时产生的闪电,更是一场冬与春握手时产生的力感。

我喜欢这冬日的田野,空旷舒朗的自然,明白晓畅的和谐。一切孕育必将产生奇迹,一切释放心必将有一个结果。在冬日的田野,回味或沉湎,都是一场磨炼和修行,一个人心中有爱,即使独自一人行走,收获的必将是整个春天。

撕裂的形象依然灿烂  
霜染的白发诠释着岁月的沧桑  
如弓 总保持着弯腰的姿势  
如鹰 总渴望望着在蓝天下翱翔

凛冽寒风在阡陌飞扬  
雪压红梅依然花蕊清香  
一种信仰 久已嵌入停滞的过去  
不断追寻生活的本真  
以一颗年轻的心  
追逐未来自己的梦  
我们定会  
水流花香  
一路芬芳

## 壬寅·冬思

□春草

晨暮沐微寒,  
道阔行人只。  
寒去春阳暖,  
枫桥多芳姿。



夏风徐徐,渭水缓缓地流过河滩,下班后我驾车奔向咸阳北塬。沿途麦子一片焦黄,一座座汉唐陵冢如卧麒麟,一轮明月高高悬挂在高家上空。

我家住在渭河桥头,打我记事起,母亲就常常给我讲渭河的故事,指着北塬上那些高耸的大土疙瘩,告诉我:那些是汉代的茂陵、平陵、安陵、长陵、阳陵,依次由西向东绵延而去。再往北走出几十里地,是横亘东西的渭北旱腰带,高耸的九峻山是唐太宗昭陵,像一把扇柄,在打开的扇形土地上,埋葬着上万个皇亲国戚。西侧是扇翼梁山,山腹里长眠着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二圣。站在山巅目光飘向东南方向底张镇陈家村(今天顺陵村),可遥遥望见女皇母亲杨氏的顺陵。

今夜,随了心愿,我和母亲去空港新城,正好路过顺陵,此刻正有一轮明月高悬于明净的苍穹,司马道两旁班列的石人、石羊、石狮,斑驳的青石身上披着朗朗的清辉,姿态忠诚而生动,呼之欲迎。

夜静月朗,熟透的麦香浸着月华的清冽弥漫在原野上,陵前空旷平坦的草坪上,滴水灌溉的喷嘴吐出一道道水花在空中弯出优美的弧度,高大的石碑耸立在神道一侧。据说这块石碑是明嘉靖年间陕西地震,村民把咸阳塬上的石碑运去拦坝防洪,造成了毁碑之事。为此,当地人还编了一段顺口溜:“咸阳知县太懵懂,宝贝拿来堵窟窿。”后来,这块毁碑被人发现后,又被文物保护单位送回原地修复立于陵前。有意思的是这块石碑高过了乾陵的无字碑,而且由太子李旦书写。说实在的,以杨氏王妃的身份,身后竟能配享同帝王规格的礼遇,真是值得好好探究一番。

借着月光,我仔细辨认石碑上水渍侵蚀的残句,勉强读出些意思,在手机上搜索毁碑之前宋代拓本及典籍记录全文,心里的谜一下被解开了,喜出望外,如获至宝。

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代,万国来朝,互通有无,有乾陵上的61蕃臣石像佐证,其音律诗词书法都登上了巅峰,唐太宗诗词歌赋音律样样精通,留下传世诗作万余首。从小进宫受皇家熏陶的武则天更是重视精文习律、碑

石名文,尤其擅长飞白和行书。她的儿子李旦亦擅长书法,留存后世的有曲阜孔子庙堂碑额、西安碑林景云观钟铭,但这块顺陵碑,却是他书写字最多的碑铭。武则天十分重视李旦的书法,咸亨元年(670年)母亲杨氏亡后,她命亲侄儿武三思撰写碑文,由儿子李旦楷书,史家给予碑文极高的评价:“书法方正细劲,楷书稍兼篆隶笔意。”寥寥称“其好史书,尚质,书法古体,不乐浮华。”《全唐石拓顺陵碑本》序中说,“墨气深湛”“笔锋精彩”,为“唐拓精研”。由于书法艺术绝伦,顺陵碑也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

文物保护单位。

顺陵碑在唐代独树一帜,其珍贵不仅限于它空前绝伦的书法价值,统观全篇,更是研究武则天的成长以及后来辅佐高宗、执掌皇权、治国理政作为的重要稀有资料。武三思了解女皇姑姑及杨氏家族,又能揣摩武则天立碑的心思,在碑文中极力赞颂了杨夫人的才学、容貌和品德,记述了武则天从童年到当皇后这一阶段对人生的重要影响。同时,也夹杂了感生、天命、神灵、占卜、祥瑞等意思,为武则天顺应天命登上皇位正名,写得言之凿凿、入木三分,令人信服。通过顺陵碑文,我大概了解了



# 今夕,月照顺陵

□刘诗萌

家,自幼知书达礼,文化修养根基甚厚,又生活在崇佛信教色彩浓厚的家庭,是个虔诚的佛教徒,这些都促使她形成了独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。后来丈夫去世独身寡居,她更是一心向佛,晨昏诵经,寄托情志与心怀。最让人称道的,是当武则天同她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及两位堂兄之间产生矛盾后,母亲杨氏心居公正,不偏不倚,耐心沟通,调解说和,化解了矛盾,碑文中对此多有溢美称赞。说实在的,武则天能在男权统治的唐代封建社会中脱颖而出,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,并且在她治理期间,明察善断,文韬武略,知人善任,开

创殿试、武举、士官制度,重视人才选拔,又奖励农桑,改革吏治,军事上曾一度收复安西四镇,延长了唐朝的开元盛世,这与母亲对她从小言传身教和后来的耳提面命大有关系。

从顺陵碑文中,我们能看出武则天对母亲杨氏“理籍勤劳,方资顾复,宣和谕善”的怀念和感恩,碑文在写这对母女的生活、情感方面用了不少宗教词语。武则天从小跟随母亲去寺庙礼佛诵经,这种长期潜移默化影响,支配着她的人生处世观念,她巧妙利用崇佛来运筹帷幄,应对来自李唐朝廷各方面激烈的争夺和挑战,不断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。在武则天身上我似乎可以看到她母亲杨氏的影子,而从母亲杨氏身上,也折射出了武则天生活的另一个侧面。

“图书河洛,龟负凤衔”,是碑文中记述武则天修建顺陵时天人感应,天授神权思想的极致体现。武则当天后期间,既好道教又倡导佛教,还特别重视瑞应灵验之说。顺陵园的扩建是上承天意,下合人愿,内城外城依照“河图洛书”而布局。武则天通晓文史,在号墓为陵起名上颇费心思,陵名的确定同她参政后宣扬“天”旨,“佛”意分不开。“顺”和“孝”在广义上是一个意思,不顺就不孝,学佛是尽大孝、顺众生,所以顺陵的“顺”字既包含着佛意,又体现了尽孝的思想。

顺陵碑,留存武则当天后皇后创造的不少新字,尤其是“囍”字最为醒目。此刻,万籁俱寂,安静得能听见大地均匀地呼吸,月亮仿佛专为这“囍”字长得特别圆润,如同天灯,照耀着乾陵,也照着顺陵。在顺陵高家上葱茏茂盛的树木上闪着磷火一样的光,司马道两旁的石人、石马、石狮,一个个披着一身月华,忠诚守护着这美好的夜晚,身后是近年新栽的樱花林。

据顺陵纪念馆馆长讲,围绕顺陵遗址保护,空港新城规划了上千亩地,这里要建世界上最大的母爱主题公园。母爱,是永恒的主题,是人类心灵最清澈美好的泉,如此匠心独具的构思,让千年顺陵立马活起来,焕发出历史深处汨汨流淌的爱的血脉,在物质浮躁的现世,滋润人们干渴的心灵,让心灵有一片静谧盎然的栖息之地。

## 翠华山随记

□范墩子

今年初,我住在了翠华山下,寓所的窗外即山。白日望着山脊遐想,夜间枕着山影入梦,真可以说是山里人了。

虽说近在咫尺,却未曾攀临山顶。这山绵延不绝,奇峰异岭,宛若混沌的幽梦隔在身。那日晨间醒来,阳光破窗而入,在面前摇曳晃晃如舞动的金蝶;向远山望去,红叶翩跹,白云游走,山脊半空罩了一层薄薄的紫雾。这才意识到,眨眼,已是深秋。若再不上去,岂不辜负了这温润而五彩斑斓的秋光?即刻约上友人,驱车朝山里盘旋而去。

到山底河畔时,尚有雾气。一进景区,沿山路往高处走,雾气渐薄,红叶近在眼前。进山的车大多都跑得快,人们迫不及待地往山里跑,想来也是压抑许久了吧。车尚未爬到山顶,雾就散尽了,阳光灿烂,比鸟羽还要温暖,天空仿佛镀了一层深蓝色的釉,伸手可触。友人时而欢呼雀跃,时而闭眼凝思,沉浸在秋日潮湿的梦里。翠华山顶,风猎猎地吹,站在迎客松下,耳边如若潮水在天上演,四周都是山,红绿相间,白石林立,彼此窃窃私语。一回头,就听见山正在对着风说闲话,鸟鸣听得最清,因而站在松树上呀呀地叫。

鸟鸣朝东而立,说明东有奇景。向东行百来米,果真就望见一池清水,在阳光下熠熠闪烁,透过身旁的黄栌,可清晰地看到对岸的山峰,密密匝匝,层层叠叠,背后的白云就像捉迷藏的少年,只能看到额头,风一紧,枫叶就往下落,听不见鸟鸣,也看不见鸟群,只有日头悬在半空,直晃人的眼睛。环池一周,竟不觉得疲累,遥遥看见悬在半山的翠华庙,又重返回去,决定拾级而上,登上庙宇。显然我们低估了庙宇的高度,还未攀至半山,就已累得气喘吁吁。扶栏杆远眺,树影摇曳,山影朦胧,湖水泛起白波,此番情况,仿佛曾在某地见过。遐想时,见一道士迈碎步而来,身轻如燕,忽地从身旁穿过,留下缥缈缥缈的身影。我心中不服,拉着友人也加快了步伐,一口气攀至山顶。只觉得双腿沉汗,眼前发黑,坐了半天才缓过劲儿来。

山里的空气清新怡人,饱饱吸一口,甜津津的。我对友人讲,要是在这里生活,少说也要多活三五年的。说完,竟有点羡慕起住在山里的道士了。仿佛刚经了一场梦,一切都从林间消逝,山缓缓朝远方退去,白云变幻出怪兽的形态,枫叶在悬崖边黯然啜泣,不知何时,对面的山前蒙了一层迷雾,许久不见散去,风在耳边鼓荡起伏,一会儿高一会儿低,隐隐间,似乎能感受到山的哀愁。从年初住到山下,就常站在窗口远望,一日日寂寞地阅读、写作,迟缓地做着清澈的美梦,夜里总听到从远山传来的各种声音,混杂着猫头鹰悲戚的啼鸣。在山下,虽枕着鸟鸣入梦,却是寂寞的、孤独的,被梦牵扯的。

当我站在山巅,被猎猎的风包围,苦闷竟同鸟群一起消失在山间。那时我就是山上的草、凋落的红叶、羞涩的猕猴,眼前的这一池清水,或许只是翠华山昨夜流淌的泪水。一时我竟不知是在山间,还是在云上。多年后,天池还可记得我今日的哀愁?

云层还在山后翻涌,不一会儿,就变幻出新的形状,想来在这深秋也是极少见的吧。游人虽多,耳根却清,山谷里回荡着比晚霞还轻盈的寂静,甚至能听到时间流逝的声响,滴滴答答,不绝于耳。杨树叶繁星般缀在半空,天空比海水还要蓝,将思绪拉回,鸣声渐远,原来头上空是蔚蓝色的海。

抚摸树身,树叶从眼前落下,像飞舞的蝴蝶。我避开人工小道,尽量走在盖满落叶的湿地上,踩在上面,能感受到大地的心跳,能感受到树木跳动的灵魂。在山间漫步,就像那个山民一样踩踏,山是有记忆有情感的,你敞开心和它谈心,它也就向你敞开了心扉,把它的寂寥和忧愁一股脑儿地告诉你。

翠华山并不奢盼你的理解,毕竟它有天池的陪伴。天池就是翠华山的心。有水池,翠华山才是飞舞的,是灵动的,是悠远的。人们把自己的烦恼、委屈、哀愁、无望、失落和幸福全抛给了山,山默默地承受着,不回应、不反抗、不伤痛,只是在夜里独自哭泣。翠华山的泪水就是天池。

在翠华山的林间行走,我隐隐听到群山在哭泣,我想那在空中打旋的红叶也定然听到了,道士听到了,天池里的鱼听到了,草木听到了,无人发现的溪水听到了,隐没在山背后的云层听到了,落日听到了,乌鸦也听到了。山在秋日里总要哭一阵吧,不然这天池怎会如此清澈?如此动人?就像一个晶莹的梦悬在山间。

山用它的泪水,把我的心清洗了一遍。来时我心中多少有点失落,此时身体里却充满着山的昂扬之气,一股蓬勃的爱情力量在心中来回激荡。我似乎在山里治愈了那个灵魂落魄的自我,那个唉声叹气的悲观的自我。此时此刻,站在天池边上,我的心就是一座山。

下山时,日暮西山,群山昏昏睡去,丛林静默……



兴庆秋景 王忠义 摄